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七

打狗铁道故事馆

因为篇幅有限, 上一篇的结尾没能引用写在《铁道旅行护照》封二的一段文字, 在此补录, 与各位分享:

今天,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旅行。搭上电车, 来到熟悉或陌生的车站,

盖上纪念印章后走出车站, 带着一颗探险的玩心, 漫步街道巷弄间, 拐个弯, 也许就是一个惊喜, 不论是飘散香味吸引人的小面摊,

还是有着浓厚古早味的杂货铺, 都是旅行的记忆与回忆的元素。读下来, 你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背起行囊、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旅行的冲动? 那就行动吧! 我的这一站是高雄。

高雄是台湾的第二大城市, 大概是有意而为之, 除港口是台湾第一大港外, 其他各项指标都在台北之后。台北有101大楼, 高雄有85大楼, 台北有桃园、松山两大机场, 高雄只有一个国际机场, 基本都是这样的格局, 总是比不过台北。但是, 高雄有一处是台北不可比的, 那就是依托高雄港口车站改建而成的“打狗铁道故事馆”。这里占地广阔, 保持旧貌, 以人为本, 尊重历史, 而台北是没有这样的好地方的。

为什么“打狗”? 询问了几个人都说是地名, 据此推测, 最早的高雄

可能就是一个叫“打狗”的小渔村, 日后港口和铁路发展起来, 成为今天的高雄市。打狗铁道故事馆的现址, 原来是台铁高雄港站, 也是最早的高雄站。1900年火车开到高雄时, 这里还是一片汪洋, 利用筑港挖沙填出这一块海埔地, 1908年建成现在的样子。1920年将地名由“打狗”改为高雄, 但习惯了“打狗”的当地人至今依然不改口, 还是一口一个“打狗”地叫着。1940年台铁对高雄车站实行客货分离, 客运部分到了新建在大港埔的“高雄旅客驿”, 就是高雄火车站; 旧站改称高雄港站, 专办货运业务。一百多年来, 高雄港站一直是全台湾最大最繁忙的货运车站, 每天有几百列火车从此进出, 一派繁忙景象。

为了配合高雄市城市整体规划, 实施城市铁路地下化工程, 2008年高雄港站完成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使命, 宣布封存裁撤。所谓历史大潮浩浩荡荡, 连威风八面的火车头也挡不住, 只能退而求变。高雄港站是台湾保存最为完整的货运车站, 许多珍贵的铁道文化资产被保留下来。2010年10月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认领, 转型打造为“打狗铁道故事馆”, 将全盛时期的高雄港站原汁原味地展示出来。

在这里, 可以看到被称为“活化石”的上世纪初的低式月台。早期的车站月台比较低, 火车车厢设有踏阶, 旅客上车的时候, 要从月台上



踏阶进入车厢, 十分不便。不得已车站就不断加高月台, 一层不行又加一层, 这样层层加高, 形成不同年代的“地质层”。在此, 还可以看到老式的列车停止标、纵贯线最后一根里程标、最后一张列车运行图等一大批老物件。置身其中, 没有人会感到车站已经停用, 一百多年的车站也不会觉得寂寞, 仍然朝气蓬勃地与这个城市的人们在一起。

车站停放的两台蒸汽机车正在维修当中, 听说台铁有一个计划, 今后将陆续修复使用更多的老式蒸汽机车, 开行更多条像阿里山小火车一样的精品旅游线路, 打造名副其实的“蒸汽机车王国”。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由此我想到, 其实大陆闲置起来的老式蒸汽机车也有很多, 虽有少数机车被收拾起来, 作为展品供人瞻仰, 但多数都被视为废物搁置于荒野, 或者当做废铁处理掉了。不仅蒸汽机车没有很好

利用起来, 一些铁道设施也荒废着。试想, 我们能够如台铁那样把荒废的铁道利用起来, 让冒着浓烟的蒸汽机车拉着几节车厢, 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该是一幅多美的风景图画。

打狗铁道故事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铁道展示馆, 在其中宽阔地带, 设计者铺设了自行车道, 辟出孩童娱乐园、行人栖息地, 使之成为功能完善的博物馆区、休闲娱乐区, 当然更是铁道迷怀旧、追寻历史、抒发个人情感的理想场所。一个创意有没有价值, 金钱无法衡量, 文化如果作为一种软实力去影响人, 就要给人接受的理由。美丽, 不是一种强制的灌输, 应是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 顺眼就是美丽。轻轻的, 如一首《旧打狗驿》的最后两句吟唱的那样: 要知道当年打狗最鼎沸的人声, 可以请回如今月下打盹的月台。那意境, 催人泪下……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 生于泰山脚下, 80后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 代表作《蓝颜, 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出逃未遂

一直都想要出逃,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那时总觉得世界很大, 而自己那么渺小。于是我要计划一场浪漫奔放的出逃, 让所有人突然想起我的存在。我要悄无声息地溜出充斥着父母争吵声的庭院, 我的书包里没有书和文具, 只有我收藏的糖纸、花火、泥人, 知了壳。我带着它们, 飞奔出小巷, 避开有人行走的大道, 沿着人家的一排排房子, 穿越河沟与树林, 走上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残破的公路。

我会不回头地走到再也看不见小镇的炊烟, 或者听不见那里沸腾的人语。父母当然追不上我, 他们的车子速度再快, 却与我出逃的方向背道而驰。所以我不会再惧怕他们的吼叫、呵斥, 甚至是巴掌。也不担心父亲会从天而降, 站在我的面前, 将我的去路蛮横拦住。我漫无目的地前进, 却不会觉得内心惶恐。那一刻, 我是个没有人能够阻挡威慑的勇敢的孩子。

可是这样的计划却总是被人

一次次近乎粗暴地干涉或者消灭。曾经因为考试没有拿到父母期待的奖品, 我在他们的讽刺中逃出家门。可是不过走了有十分钟, 镇上一个多嘴的女人就飞奔到我们家去告状, 说看到形迹可疑的我正穿越大片的麦田, 朝东南方向而去。父亲即刻跳上车子, 呼啸着冲我的方向飞奔。我远远地看到他一脸的狰狞, 嘴里气势汹汹地骂着什么, 心里便知道这次又逃不掉了, 除了羞耻地举手朝大人们投降, 我根本无路可去。

后来, 我终于凭借着读书, 逃出了小城。我以为自己会在城市里自由穿梭来往, 不再有想要出逃的欲望。可是, 我发现城市依然不是心灵的家园, 这里有车水马龙, 有高楼大厦, 有疯狂物欲, 却唯独没有灵魂栖息的一小片绿荫。我记得那时的自己一次次逃出城市, 独自去乡村旅行。我任由自己的灵魂放逐在山野, 犹如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儿。我享受这样的孤单, 并不希望任何人来扰。

它以为自己是什么呢, 勇猛的雄鹰还是不值钱的山雀? 不过是个适应了城市生活的金丝雀罢了!

可是依然不能如愿。我要拿毕业证书, 要寻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要找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嫁掉, 要有一个以平方米来计算价值的房子, 要以车代步, 要为了所谓的社会地位拼命地向上走。而所有的这些, 都不允许我选择出逃。

有一天, 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看见一群人围攻一只跌撞飞行的金丝雀。那是一只据说很名贵的鸟儿, 不知是哪个粗心的人无意中打开了笼子, 于是它忽然与我一样, 向往起那片一直透过笼子无聊观望的蓝天, 并撞开主人的手, 啪一下飞向了梦想中的自由的天空。但它很快遭遇了一场风雨, 失掉了继续飞行的力气, 而后又路过许多人家的窗台, 看见那些衣食无忧的同类, 它们皆嘲笑它说: 瞧那个特立独行的家伙, 它以为自己是什么呢, 勇猛的雄鹰还是不值钱的山雀? 不过是个适应了城市生活的金丝雀罢了!

它起初还坚持着不输掉那点坚强与气节, 要将出逃持续到底, 直至

自己变成一只翱翔的山鹰。可是还没有等它完全逃出这一片喧嚣嘈杂的城市, 它就被那些认出它的世俗价值的人类兴奋地驱赶着、追捕着。它飞上了电线, 却发现电线在大风中摇晃。它站在某个写字楼的窗台上, 却被人猛地推开窗户, 撞了出去。它想要飞出人的吵嚷, 却发现那几乎是一片无处逃脱的声音的海洋。慌乱之中, 它撞在一棵树上, 若不是有树干靠下来, 它几乎毫无疑问会被人类再次捉住, 放入笼中。

几天后, 我路过那株长在城市中的寂寞的法桐, 看到树干上趴着一只金丝雀, 我拿起树枝, 试图驱赶它, 可是它却丝毫不动。最后, 我终于发现它已经奄奄一息, 最终饿死在曾经向往的枝头。

那一刻, 我走在城市拥挤的街头, 去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我的身体, 因为一周来的劳累, 已经疲惫到极点。除了想要睡觉, 我没有了任何出逃的计划。

也就在那时, 我知道自己与这只金丝雀一样, 再也逃不掉了。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韩松落, 西北人, 居河北, 写专栏, 做小说, 看电影,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 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一些激昂, 一些阴影

她挑战的, 不只是疾病, 而是世俗的眼光, 是我们文化里的潜规则。

安吉丽娜·朱莉切除双侧乳腺的消息, 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惊了, 但《时代》周刊又告诉我们, 安吉丽娜·朱莉计划在40岁生日过后, 接受卵巢摘除手术。

她的做法, 之所以让人震惊, 之所以被视为激进, 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乳房和卵巢都被视为女性特征的重要标志, 很多女性在患病接受手术之后, 心理上的创伤不亚于身体的创伤。因为, 我们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 这样一来, 女性气质、女性身份, 乃至女性的存在感和重要性, 都丧失了。很多得了妇科疾病的女性, 不愿接受损伤性的手术, 她们疑心, 这么一来, 自己“还能算女人吗”, 并担心手术会影响夫妻关系。而朱莉作为女性, 却敢于主动接受切除手术,

她挑战的, 不只是疾病, 而是世俗的眼光, 是我们文化里的潜规则。

另一层震惊, 来自她的明星身份。在美国当代学者玛丽莲·亚隆的大作《乳房的历史》里, 乳房被分为神圣乳房、家庭乳房、政治乳房、心理乳房、商业乳房、医学乳房。女明星的乳房, 是她们立身扬名、赢得商业机会的重要条件, 因此被归入“商业乳房”的范畴, 按照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一起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成人影片明星玛丽·凯莉的说法, 还应该交“乳房税”。

而安吉丽娜·朱莉却为了健康选择乳腺切除, 这种切除, 或许只是程度轻微的损坏, 但还是会导致她的形象受损。在苏珊·桑塔格看来, 疾病是人的另一种身份, 和人们的

评价直接挂钩, 所以很多明星张扬绯闻, 却对健康状况讳莫如深。而安吉丽娜·朱莉的形象特点, 更是让人对她的形象寄予某种期待。在此事刚刚曝光, 信息还不明朗的时候, 内地一些媒体的报道, 标题是“性感女星安吉丽娜·朱莉摘除乳房”, 显然, “性感”加重了这个手术令人震惊的程度。即便这样, 她还是对手术信息进行了公开, 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公关行为, 但这种举动, 对一个明星来说, 不可谓不勇敢。

不过, 她的举动, 也不全是被主掌命运的勇气驱动, 其中还藏有一些阴影, 这和她母亲的去世有关。她的父亲乔恩·沃伊特是出演过经典电影《午夜牛郎》的老牌明星, 母亲玛琪琳·伯特兰德也是明星, 还曾是

她的经纪人, 却在2007年因为乳癌去世。她这一系列激进的反应, 和母亲的患病关系密切。家中有人身患重病, 并过早去世, 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 安吉丽娜·朱莉做完手术之后, 先告诉孩子们, 自己不会因为乳癌去世, 这种告知, 从另一个侧面, 说明了她受到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 维护自己的健康, 有病早发现早治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不要在某天倒下, 让家人(尤其是孩子)生活在沮丧、煎熬、挫败感里, 并在多年后长成安吉丽娜·朱莉式的暗黑女郎, 对死亡、残酷以及其他暗黑事物倾注太多兴趣, 成为一个疑病症患者, 成天求医问药, 惦记着切切那。